娛老集

半部稾四刻

PL
2705
A4A6
1689
V.8

LIBRARY
SEP 22 1959

進士廣思張君墓誌 并銘

今太理寺卿張公青樵有賢子曰廣思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里第距生康熙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二卒之六十三日葬城南之新阡時廷尉公需次京師既不克視其含斂又不克臨穴一慟也悲夫母弟孝廉靜思情湥原隰帷堂幽宮之事悉以爲己任長至日使人來告葬期且徵銘余哭曰烏乎吾尚忍銘吾廣思也夫亡何伯兄誠思又來速

銘曰非此無以慰地下迺按狀誌而銘之君諱
勿我廣思字也其上世家濰縣後徙爲昌邑人
父卽廷尉公諱志楝巡撫福建浙江江西三省
今入爲大理寺卿祖父諱應徵曾祖父諱自得
高祖父諱大河皆以廷尉公貴贈光祿大夫母
封一品夫人黃氏生六子君其長也生而視端
步徐屹然有巨人志無遨嬰之習甫就外塾羣
從佻達盈前而君據案自如雖嚴師曾未加以
夏楚十八爲高材生精舉子業試卽爲學使者

所識賞於書無所不閱得力漆園者居多故其文汪洋跌蕩亦略相似連不得意于有司不肎改弦而更張之乙酉舉于鄉丙戌成進士旋以流言歸里與弟靜思講藝論文切劘厎厲一如諸生時君止一子當其計偕北上偶以疾殤君歸而嗟吝涕洟支離蕉萃親故譬曉百端終不能以禮節情抑鬱三年而竟以此致殞也悲夫君天性孝友事父母柔聲婉容溫凊不去左右見偶不悅于色輒蒼黃自失若無地着面者與

諸弟朝夕一室有長枕大被之風出門小別僅數日亦執手依依不忍遽去一言一行稍不中程必反覆訓誡務俾其歸于理道而後已易簀之前一日猶進靜思而告之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處世之道盡矣其篤友愛若此宜乎靜思言之嗚咽歷久不釋于懷抱也與人交落落穆穆若不能出諸口中寔篤摯急人之難甚於己身處伐閱恂恂自守慮以下人或以非禮相加未嘗與校至檢敕舍人子必不使其橫於里中

尤爲世祿家所難且自奉簡澹不異寒素遇藥病棺殣泉粟窮獨則不少恡癸甲之交吾鄉歲侵千錢斗粟君發倉庾平㮚煮糜全活數萬家當事者欲以上聞君亟止之不欲以此見功也性喜吟詠每課業少暇或風日晴美華月朗媚輒拈小詩詞自娛才調俊逸饒有唐宋人遺意然成則削稾故罕傳者靜思所爲行狀二千餘言纏緜悽惻字字情至讀之眞足增友于之重余略其大者如此君配姜氏子汝淵前卒孫子

汝黙女九人昏嫁皆名族今歲春三月余送廷尉公入都與廣思別于城南別後意趣索莫良以殘生暮齒恐溘先朝露不獲與少年才俊數共晨夕詎料此行遂成永訣方爲南浦之傷竟作西州之慟萬感中來已難自遣片石紀壙尚須吾文雖黽俛操觚不覺老淚之漬紙矣銘曰

樗櫟無用迺克永年桂漆材美曾不少延豈天心之有在抑人事之或然君讀南華身委其篇旣神會夫微旨自可不遺憾於重泉

臧母丁孺人墓誌 并銘

余取友東武得臧君坦園游從旣久愈見綢洽每過其家入室呼黍有司馬德操訪龐德公風味一日其配丁孺人卒余往弔君灑泣相向曰吾妻之賢子所知也欲得一言以文隧道余心許之而未敢諾將葬復排纘事行陳書布幣不遠百里來請益亟迺御幣捧筆敘而銘之孺人姓丁氏其父壬辰武進士登州守備諱運昌娶於管寔生孺人年十七而歸坦園名振奇故明

工部尚書諱惟一之曾孫山西按察司副使諱爾令之孫官生贈奉直大夫江西寧州知州諱允德之子孝子庠生諱永德之季子也諸城甲族亡過臧丁兩姓喬木相望世爲昏因若朱陳然孺人幼嫺內則桓孟之德久播人口兩家遂締盟焉將醮之夕母戒之曰臧氏貴族汝姑李太君又出名閥家法最嚴汝善事之毋詒父母憂也既饋而舅姑無恙孺人晨昏起居莫不恭謹羮𩠉甘毳各以時至凡有所向必先意承志

卽左右給事亦慰以溫語若惟恐傷之甲乙之際滇逆難作人有戒心卽於山邨固垣墉築樓堡爲姑避亂計幾盡槖裝弗恡也綜理家秉務持大體辨色而起指撝僕婢咸當其材愼扃鐍警鈴索聽屏內外秩然肅然一時梱範羣推臧氏焉垣圃好營土木某所宜軒某所宜亭垣圃但定其規制至程材庀訾棟梁之用甓瓦之需孺人授功靡不讎所摹擘垣園性尤好客客常滿座中廚不聞嘍唶聲而皆腆潔卽深夜叩門

亦無不獲豐飽者孺人中歲僅有一子珦雖甚
愛一切衷寬嚴而教之弱冠鬱鬱有儁聲累困
鎖院孺人曰科目非不善然有數焉不可強也
俾就吏部選人得莘縣諭珦故難子爲置貳舉
一男留于家自鞠之推燥就溼恩勤備至四歲
而殤孺人中懷催裂幾不可支復爲置貳再得
弄孫而茹涕銜辛樂與哀半孺人之歿固倉卒
嬰疾而心血秏竭已非一日矣孺人身處貴盛
性寔儉勤生平無金翠之飾薌澤之施躬自操

作下同房老織紝辟績常至夜分陳衣之後機
中布縷尚未成匹者猶如牛腎坦園指以示余
敬觀讚歎以爲美譚其它婦德未可悉數也孺
人生以崇禎丙子五月十五日申時卒以康熙
癸未三月初七日寅時年六十有八男一人珣
莘縣教諭娶同邑王氏女二人適王鼎鏞王樫
孫一人鏐孫女二人以卒之歲十月十九日葬
于城西邦淇河干之園中予與坦園生同丁丑
吾妻李孺人以巳巳歿巳十有五年今觀坦園

悼亡傷逝眞成同病回環循省若轆轤之轉腸
腹俛卬今昔能無臨文而攬涕也乎銘曰
有封若堂在西園茂林淡樾清晝寒子孫羅拜
紛滿前我銘其藏千禩存

先伯父孝廉府君行略

先大人行略編綴既成因念先大人昆弟三人久以友愛著聲且伯父孝廉公叔父侍御公皆行誼最高而析薪之業又皆責在小子貞一人使不撫拾其逸事並祈不朽於立言君子得無有傷地下心而昧於後死之義乎故就所知再次伯父行略如左府君先祖考文林公長子也文林公年五十尚難子一日夢偉人當戶曰我羅倫也寤而生府君因命名曰嗣倫字之曰勉

斯後乃自署曰紹海蓋文林公欲其媲美前修而府君則固弓冶興思也府君生而凝重不妄言笑六七歲以善誦聞里中文林公卒時府君年十一而哀毀若成人稍長工屬文補博士弟子隻試屈其曹耦時人固目屬之守令亦皆折節禮焉孫公振基以名進士宰渠丘尤重府君數以文酒相過從譚耖之外未嘗干以私時邑有圖頭戸長及坊廂供億弊政也相沿已久府君從容言其事孫欣然除之邑至今賴焉萬曆

壬子府君年三十六以第六人薦于鄉先是正
德間先高祖登仕公已以鄉試第六人中式矣
會權璫屬其御史私所親暱榜將出遣之御史
以公名偶同輒刓補榜中姓而潛易焉同考某
薦公者也憤甚懷所刓字俾公聲諸朝公謝曰
遇合得失天命之矣彼挾勢而敚吾復攘臂而
爭是以科目爲訟端也如古人何及府君獲雋
名次適符衆以爲天道云府君鄉薦後益留心
州里利病遇大故必詣長吏反覆陳說不耳熱

須奮不止也長吏知其無宅靡不樂從或謂邑司幸傾耳于君盍少居閒爲自娛地乎府君曰吾不知居閒何狀且吾往者不居閒而今者居閒是吾以鄉舉居閒也夫以鄉舉重非吾意而況居閒爲府君至性過人每歲時祠祭必躬親灑埽潔治尊俎流涕侍側終夜不休嘗當祭期漁於涼水灣獲嘉魚將薦几筵庖丁不知誤以入饌府君覆羹瘞之種樹其上至今土人猶名魚樹焉果蓏之屬非進太孺人後不敢嘗偶行

南圃見遺餕在地愀然曰是誰先吾母食乎遂
抱蔓歸於兩弟居平寢同被食同案愛護備至
至督其誦讀則不少貸每奏秇佳登堂擊節淋
漓諷之爲太孺人驩略不中程輒慍形于色譙
訶聲出垣外披帷視之欷欷然涕淚沱也卒皆
名重一時稱張氏三珠樹焉天啟辛酉太孺人
感疾寢牀府君憂懼成癲癇緜延數年竟弗瘉
比卒猶亟呼我母我母云時崇禎戊辰八月初
六日丑時也距生萬曆丁丑八月初三日寅時

享年五十二而已屬纊時謂家人曰涼水灣頭吾生平食息游讌恊于斯歿後魂魄應依依來歸也遂葬其地府君賦性孤峭意度率直人有不善無不規正故跅弛者不畏長吏而羞其無以質我府君也又能澹泊自持不御紈縠子姓或服飾少華輒不懌曰是非爾王父家法也立命焚之府君固慎儉德然不屑問家人產於受箸時得城隈小宅七里溝別墅數十年屋不益椽晦不益租或以買山告府君曰先人敝廬可

庇風雨遺田足供饘粥世豈有求田問舍張紹海哉卽此可想見其智次矣更聞乙卯之歲飢民爲亂渠丘失守府君盡室奔東武主丁虹野先生家時雖播遷猶與丘公六區丁公野鶴諸名士日登超然臺留連歗詠勒石題名成風雅盛事焉是後天下多故不復有用世志退處涼水灣頭臨流背山誅茅成當亦亭書武陵桃花源記于壁以自況舍旁種樹數百千株晨起未盥櫛卽躡屐行原隰閒課童培漑無閒晴雨至

者彌望菴藹橘刺藤梢咫尺莫辨也郡居一無所事惟肆力于學古人中尤好眉山氏手鈔其全集讀之至忘寢食故爲文浩淼疏放酷似之書法亦本大蘇而寔神明于褚登善歐陽信本諸家至運腕如飛日可萬字則有趙榮祿所不能及者此又府君文術之大略也府君娶同邑萬曆癸酉舉人同州知州曹公一鵠女後府君二十七年卒男一喜聞庠生前府君一年卒女一適同邑萬曆壬辰進士戶科給事中馬公從

龍男庠生道弘烏虖先伯父晚年取其著作竝
所蓄圖籍盡焚之曰我不欲存身後名是其音
徽未遠而手澤已先零矣況其沒在戊辰而貞
之生乃在丁丑相去已十年所貞三十六人矣
去其沒期又餘四十年不惟鴈行戚執皆無在
者而一二逸事亦若滅若沒于傳聞異辭中矣
今所詮述不過萬分一而筆又不足以達之伏
惟仁人長者閔其哀迫錫以褒章使先伯父懿
德不至終晦寧惟沒者之感將存者世世之感

也姪男貞頓首謹述

先考明經府君行略

嗚呼天下寧有忍忘其親之子哉不忍忘親則思所以不朽其親者然欲親不朽而不得名公鉅人爲之立言以表章之則亦不足信世而傳後欲立言之信世而傳後苟非子姓自述其行業則名公鉅人亦無由悉其生平故子長傳其父談孟堅傳其父彪也人皆稱焉凡以其知之詳而言之信耳小子貞亦人子也其不敢忘親而欲其信世傳後無異也顧其孤也最蚤先人

懿行所不及見者多矣猶幸內而受教于母氏外而得聞于先達長者之間則略悉其梗槩焉爰加銓次以乞言於下執事雖或言之不詳而不敢出於不信者蓋深懼拂乎先府君好直惡佞之心且以重誣立言君子也惟俯鑒焉吾張之先故淮陰望也明初遠祖處士公諱友者始來安丘卜居濰水之東高柯莊遂占籍焉其後譜諜淪亡統系莫考大抵數傳皆隱于農至先高祖登仕公諱澄乃以明經爲武安簿再徙邑

中故吾族於安丘則共祖處士公而河西諸宗則又以登仕公爲遷祖也登仕公生先曾祖文學東津公諱守蒙文學公生先祖贈文林郎霖海公諱民感以高材著博士聲而制行端嚴尤爲鄉里所推重凡兩娶于王皆贈孺人先嫡祖妣止一女先祖妣舉丈夫子三吾府君其仲也府君生三年而文林公捐館舍王孺人誨育諸孤以慈母而兼嚴父爲擇名師授以世傳尚書勤督焉閒予夏楚孺人輒涕涔涔下及至勑前

則又強作厲色待之矣府君兄弟自外塾歸必命夜讀一鐙熒熒然操機杼而課吾伊不丙夜弗息也其有先後遊膠庠者皆分席異膳以別之諸父卒皆以文行顯孺人力也府君固謹率太孺人教然寔負軼羣資讀書數行俱下手鈔一過終身不忘十四歲出應童子試即補邑諸生年十八爲學使者劉公所識賞拔茂才異等旣學宮試必前茅往往與伯叔更挍甲乙兄弟文章之樂爲人豔羨遠近皆知有三張云天啟

辛酉太孺人以老壽終府君年三十七矣猶作
孺子泣感動弔者其會葬也數郡畢至致客之
盛前此未有丁卯貢入太學崇禎庚午應山東
試巳入彀又以文過奇置乙榜是歲遇恩例明
經就選人者當得縣令或爲勸駕府君念士非
用科第不足自展卽一命何淴我爲竟不就次
年遭孝廉公之喪府君哀瘁幾不欲生葢府君
素事孝廉公如父從無一言一事失友于驩當
臥痾時藥鑪茗盌不假他手其於同氣之誼可

謂生死無愧矣孝廉公既即世遺丘嫂曹府君共養甚備垂二十年不少怠更爲嫁女厚槖裝人皆忘其爲孤女也侍御公理天雄時迎養官舍不數月愀然曰居此非不樂其如寒我雞豚社何遂歸闢南圃於印臺下地多古冢構亭其旁每賓友歙集梧闌徙倚輒吟淵明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之句舉座歎其曠達當中年無子遇祠竈夕必爲文詳述終歲所行及生平無隱慝不應無孠狀焚之後果舉小子貞貞生未

幾藩王某欲以女締姻府君辭焉謂娶婦欲延宗祧耳豈必以天潢爲重哉戊寅府君年五十四忽病頭痛自疑當不起乃豫作書與叔父決家人泣請遺命府君曰男兒死耳何暇爲身後計若使展轉牀蓐猶張皇顧戀刺刺不休吾不忍爲此態也病亦良已庚辰侍御公按鹺兩淮持法嚴峻人不敢干以私淮南巨商有訟事乞片紙爲之解閒關遠至攜橐隆然卽居間人已許至數百金矣府君艴然曰吾方以執法勉之

乃自攖其貨而令之骫法邪遂絕不與通辛巳侍御公卒府君痛悼益甚徐念其無後謂天憐吾家幸留一綫忍令吾弟無所托血食乎其作主也以貞充孝子署名其旁撫棺告曰吾弟有子矣伏臘蒸嘗或可相依也語悲愴不可聞甲申流寇陷京師山左羣盜蠭起安丘更雲擾府君同邑令理守禦具寢食于城頭者數月時值兵凶流亡相屬府君收婦子之仳離者稟于家亂平詢其族姓里居各遣人護歸之嘗立于門

有貧女童蒼黃過者問之則將鬻以償官錢也立出數金贖其貧女得不鬻後吾母感暑病其人馳百里餉冰一囊曰聞夫人罹疾聊致此盡吾儕小人意也又鄰郡賈貿粟邑中稛載行矣啟視之沙礫居半知爲奸民所詒然業已受之莫能誰何府君聞而得其故爲白有司治如法賈人悉獲原直焉每歲冬出錢穀賑窶人全活甚衆平居宗黨戚執待而舉火者無慮數十家或嫁不能成喪葬不能具櫬者悉量助之至於

慈隱天性其御臧獲以叟克威下而畜養之微有老死者亦準古帷蓋義瘞之甲申秋九月偶客青州遭趙寇之變府君微服而遯時戈鋋林立無過問者竟免于難咸以爲德報云府君長九尺美鬚髯風神玉立矐然以清時有天半朱霞之目且吐納風流遇事縱譚河傾泉涌儕輩莫能詘善鑒裁名下士以文請質者得其箴砭多蜚騰去即國人指數當舉者未嘗不首府君而乃十入棘闈蹉跎以老士論惜之府君精籌

筴爲長吏所重創革大計必就謀府君府君亦披肝腑語之不憚詳也凡邑起大繇舉大工以及軍興之需皆忼慨捐訾爲衆先性好賓客無論親串過從趾踵相躡卽擔簦來遊者莫不倒屣投轄周旋忘疲也飲酒不過三蕉葉而喜釀以飲客見客舉桮則胷中酣適有蘇長公之風生平不媢乾竺不信巫覡不事蒱博不教歌舞尤不喜閨房識字及童僕鮮衣惡習家法故整肅男女十歲以上卽嚴內外之防至尼師道媪

亾敢迹其閾者蚤歲好營築頗喜閎麗尋亦厭之紙窗土壁埽地焚香意泊如也燕寢落成取宣和博古圖命工盡繪于室曰吾欲食息與鼎彝俱也其漫興若此復于舍後治小圃碧梧蒼栝問置數奇石日摩挲之一軒才如斗大經史圖籍充仞其中肆力披討終日不出以故淹貫古今雖至醫卜之學亦窮其奧有奇驗焉酷耆臨池得赫蹏必縱横書之盡墨乃已久之數簏皆滿初耽蘇米晩年更能得二王法與人尺牘

皆藏弆以爲榮善作琅玕大葉得文湖州之神
蓄一琴遇意有怫鬱鼓一再行冰釋矣府君夭
資俊邁年六十一猶自神王能於鐙下作蠅頭
書乙酉再遊太學祭酒薛公雅相器重晉試順
天不售歸甫及旬感疾疾革於言四日而終嗚
呼痛哉是時貞在齠齔雖馮几有訓亦未必能
遵而行奈何其病即不能言且僅四日遂儵然
長逝也天之虐小子貞者何遂至此極邪先伯
叔父既各無子府君又僅貞一人然未嘗以憂

而忘教猶憶府君易簀前數夕尚置貞於牀頭每至五鼓呼之醒問日中所讀何書令誦焉有遺忘者輒不懌務使覆思得之乃歡然詳爲訓解又詔以立身涉世之方曰兒勿謂今日老人之過督也予兒時與羣兒戲誤以錐傷其膚汝祖母知之鞭至數十汝伯叔父跽請弗釋也豈當日祖母之不吾愛邪兒知此則宜體老人教汝之心矣至今思之猶如昨日事而府君墓木已拱求其依依膝下如曩趨庭受教時不可得

矣嗚呼痛哉府君諱繼倫以生時文林公夢蒲萄蔓衍于側因字漢萄長號學海生以萬曆乙酉六月十二日戌時沒以順治乙酉十月二十八日午時得壽僅六十有一娶吾母許氏濰縣封文林郎河間縣知縣公進女前府君十年卒又娶吾母孔氏壽光處士公東周女子惟貞一人康熙壬子拔貢生吾母孔氏出聘高密崇禎戊辰進士太常寺少卿傅公鍾秀女蚤殤娶同邑崇禎癸酉舉人李公涵女生女六人長適同

邑庠生馬公攀龍長子庠生道長次適同邑萬曆巳未進士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李公際明第二子廩生定育皆先府君卒三適同邑萬曆巳丑進士太僕寺少卿王公業弘孫廩生明祚公長子廩生憲祖四適同邑萬曆巳酉舉人江西九江府同知王公琇長子庠生翰臣皆吾母許氏出五適益都萬曆丙辰進士通政使司右通政高公有聞第二子太學生檞六適同邑太學周公祉長長子恆生皆庶母李氏出孫二人

長在辛郡庠生娶同邑順治丙戌進士戸部四川司郎中周公曆長孫女順治甲午拔貢濟生公長女次在戊幼未聘孫女三人長許配同邑河南開封府通判馬公夔龍孫庠生上瑞公第三子士修次許配同邑康熙甲辰進士內閣中書舍人曹公貞吉第三子太學生霈三幼未許配曾孫女一許配同邑庠生王公工亮第二子任在辛出外孫男女十餘人不具載嗚呼先府君見背時小子貞方九歲遲至丁亥五月二十

日奉府君之匶葬于城東五里河之原迄今巳
二十餘年片石未納表章闕如貞不惟無以爲
子且無以爲人矣故攬涕操觚具狀如左儻徼
惠于大人先生不吝一言以表章之先府君將
藉以不朽而小子貞不敢忘親之一念亦得少
慰矣不勝痛切哀籲之至不孝男貞頓首謹述

先叔父侍御府君行略

府君諱緒倫字彝敘別號觀海爲先祖考文林公第三子文林公棄賓客時府君尚在娠中彌留之際指先祖妣王孺人曰若育必男且大吾家惜不及見之耳文林公沒六月果生府君葢萬曆丁亥九月十八日戌時也府君生而異敏及弱冠先伯父與先大人已競爽庠序府君接迹補郡弟子員尋得廩食以䇲困省試乃益勉於學不問寒暑晝夜又走百里靜寄沂鎮書院

諸山寺每數月始一歸省太孺人以爲常嘗讀
書開明禪院地故多魅府君投牒伽藍其魅立
除自是人皆心異府君矣天啟辛酉應山左試
試前有欲以闈中題豫告者府君急掩耳曰宿
搆之文亡論其未必售卽售而鄉舉爲進身之
基詎以不正先之邪入試獲薦爲第二十八人
是年冬先祖妣王孺人卒府君治喪以易戚聞
服除兩上春官不利崇禎辛未始中式名在第
一百三十七殿試得三甲二十二名其釋褐也

有慘沮色人謂公得無小憾名第邪府君謝無之第念吾父母蚤世長兄斁我如父教我如師亦齋志以沒今方竊升斗欲盡一日之養而皆莫逮矣不無怦怦心動耳其寄先大人書亦以是爲言觀政刑部遘疾甚篤尋瘉益以陰德與先大人相鏃厲謁選授大名府推官冬十月抵任部民多以佐領受賕來告者府君乃屏絕餽遺以風之屬吏顧望咸洗手奉公無敢以墨朘其民癸酉夏流寇偪畿輔府君有守順德功嘗

恩紀錄郡郡有黃河小灘者河南轉餉會也河南
郡縣去水次各數百里其糧戶大抵以輕齎至
而羅納之曹應祚等許州糧戶也爲奸民王澤
久輩所詒橐中千九百金蕩然矣祚等陳牒泣
訴府君命逮其渠黨至其黨素慴嚴明莫敢枝
梧出其金立還之許衆歸而建祠立碑于北郭
外是秋三楚鄉試臺使者以禮聘府君分校之
道出許州許民男婦數百羅拜碑下歡聲如雷
既至楚府君分校書一房所拔六人皆知名士

十月朔府君過柏鄉會流寇數萬自寧晉大掠而西時柏無令衆鼎沸知城必不保或謂府君宜間道馳去府君曰鈞王土也奈何棄之于是糾集士民登陴堅守三日夜更捐金募賊首適有熊將軍者擁兵自南至將北走府君諭以逗遛之罪懸以敢死之賞將軍乃鼓勇思奮列營而出斬甲首二千有奇而圍解柏人以全城故亟構祠祀府君府君力止之爰立石頌功德焉以何郡守闕府君以才假守事諸上賦金郡例

有火秏府君悉却還之是時流寇方躪中原所向無堅壘府君受事卽繕城隍治干楯守禦之具既備又議置戍卒寮佐僉進曰設兵則需餉而軍罷衣裘費且不訾安所取給府君笑謝之乃懸榜募士三日內籍收六千餘人選其驍勇者八百各給甲仗更置材官驍騎數十列帳下而親教以擊射坐作之法府君自喜曰庶可當一面矣是舉也費幾五千金府君先自捐奉緡請於臺發倉庾出贖鍰又以義田之粟冗役之

食料益之公私不費一錢而魏博軍容隱然方
鎮寮佐皆服此攝太守一月內事也乙亥春以
考滿上最授文林郎贈先祖考如府君官先祖
妣爲孺人七月入順天分閱拔貢卷得士一如
楚闈丙子春攝開州事開故僻壤自流氛西梗
郵傳率取道于開遞馬之害舉州騷動府君集
諸父老商略區畫更其宿弊遂不覺供億爲煩
時流寇勢張甚所在竊發響應之州境白窰集
連山寺之間以命嘯聚揭竿如林府君晝筴禽

其渠封三變等數人而散其黨閩境以安後數年袁時中竟起於閩而亂幾半天下則當日府君弭變之功何如也十月如負定從事武闈旋代直指按部長垣長垣古蒲邑先賢子路舊治地也墓祠祭田在焉有冒仲子後人者利其田爭之鬪于府君府君曰田從墓由官置卽仲子不得私其後況冒者哉片言破其姦田乃如故府君所讞決卽顯貴人居間無所假借東明李生乙與胞兄甲修郄潛結亾賴毆之幾死府君

訊其牒李攜津要三書至府君就堂皇焚之捕其爪翼十五人寘于李自是權要不敢有所干府君雖以風力稱然于大獄多所平反有李直輩三人坐殺人律趙敬輩二十餘人坐劫盜律皆誣服擬斬定有成案府君白其冤破械釋之又凡事關人命者入獄即薙其眉髮之半以防越逸此舊例也府君愴然曰殺人者死雖有成法然其中亦多矜疑當從末減者若遽戕其髮膚將終身淪棄雖以自新且更何以處奸宄劇

盜邪書上御史臺畿南四郡皆永除之人謂得古涖羿遺意焉府君理天雄六載威惠竝著政治之暇尤加意人才時延諸生指授經藝往往去掇巍科登顯仕者以故聲名日藉甚前後臺薦凡二十三剡他奬激稱是丁丑夏應尚書尺一徵北上郡人乃立祠肖像春秋饗燕之府君既至都門或謂以公資望臺省可立致也府君日生不能于元子息坊半面令公何自分清華一席地也當事者果僅擬部郎以請是在已卯

六月之十日疏入酉二日此十三日昧爽有中
官馳至立召府君入朝葢莊烈皇帝御中左門
召對也府君既至上面詢練兵措餉機宜府君
敷奏詳明風標岸立上目屬首肎者久之旋出
御製策問命其條對見殿庭暄炎即趣中貴人
昇試案廊廡間對畢進呈又大稱旨賜以尚方
冰鑑及珍果餅餌而出至十九日而有湖廣道
監察御史之命府君既拜命首舉天下大計有
國威當伸民窮宜恤一疏中外韙之巳而巡視

東城是年冬值兩淮鹽使者期滿當代上又特
旨以命府君府君陛辭上面諭曰淮揚鹽課當
天下之半朕命爾爲巡鹽有何方略府君對曰
臣無別策惟期剔弊以安民上曰弊剔而民安
朕無憂矣行府君兩命既皆不由廷推因念以
書生受上特達知乃誓滌凡慮以報庚辰閏正
月至淮揚知大豪奸胥以及邏卒百計蠹商課
不時登府君閤操小艇潛覘之一日舟中聞號
呼聲遣人往訊則糧艘長年攫鹽商貨也亟逮

之其人恐自投於河拯諸水囊三木以徇自是漕卒無敢縱肆者邊商行鹽先後次第或爭投到歲月或爭中引年分聚訟盈庭鹽多壅滯府君則斟酌成例一以投到時刻爲序而競端頓息是時度支告匱增引增課諸議殆無虛日府君可否惟揆便諸商民者必不敢以利孔詭結上心也即撫某疏稱闕餉欲增引於荊州而令松滋加食川鹽可得羨課以佐軍興府君上疏謂荊州歲引三萬六千量戶酌派非可意爲增

減況三楚屢遭寇患正引尚不能銷若添鹽價賤商人裹足矣無益鄖餉有損淮課此萬萬難加者至蜀鹽不得入淮全賴松滋州邑相間祖宗舊制也儻川鹽入楚順流而下假借者必衆則楚中半食川鹽淮引必壅司農額課將安取給竟奏論如故楚藩歲祿不給上用湖廣撫按議命淮鹽加引足之而前此已有充餉加增之一萬三千五百金矣府君謂原以增引可得奇贏故有此餉今宗餘之引鹽增若更以虛餉責

之恐諸商重困不能無鳥驚獸散之虞也疏入遂蠲前餉黔吉舊引原額十二萬五千臨淮侯某欲於舊額之外再增五六萬引歲可得三十餘萬金府君爭之曰黔吉二鹽自熹宗朝建議以來迄今歷十年所當時旋行而旋止者蓋緣黔省遠在天末黔鹽徑鬻楚中吉民樂食粵鹽吉鹽攙賣江右遂使江廣正引難銷綱商告匱所以前此鹽臣屢奏罷之端爲正課計也兩淮歲課專賴江廣運銷若因浮課以誤正綱倘歲

解不敷咎將誰歸事乃寢自辛酉後淮鹽之行遼者皆令各鎮補其闕以加額商疲課引相壓至數萬金中官高起潛請察積逋未完者再補行別鎮仍遣內吏督之商情洶洶府君亦奏寢其事邊商輸粟易勘內商納價買引此成例也崇禎初年有謂內商交易不時有累邊商欲令邊符先投司農而司農預徵引價以給邊商者尋以厲商不果行至是宣撫某復理前說給事中某亦欲令內商赴邊輸粟武城丞某又條奏

鹽政六事曰加鹽引革鹽𣄃給船票清草蕩復
簽掣開鼓鑄府君極言其不可行并得報罷此
皆力違羣議繳回成命明季言利者紛紛而商
不至大困者府君之力也夏四月上念勞臣賜
雕龍川扇四府君辦課之暇於有司賢否多加
意廉訪曰吏不良則病民猶法不良則病商蠹
國等耳一月內劾一州守三縣令各降黜有差
屬歲大侵道殣相望府君盡捐贖鍰傳檄所部
令各就其地賑之又出六千餘金賫糜淮揚以

唉飢者因念米價踊騰中金一兩止可飽十八
時楚中大孰斗其直可飽二十八矣乃方舟載
楚米數百石設廠于四門日以二十餘斛給之
復念賑粥多在三冬春來食新尚遠恐其飢更
甚乃起庚辰寒孟訖辛巳麥秋二百日中所全
活以億萬計府君任內催督課銀一百六十餘
萬歷年積逋爲之一清至于卹竈卹商不遺餘
力積勞瘁成痰疾遂上章乞骸骨奉溫旨慰留
乃勉出視事未幾而誠意伯之事起先是誠意

伯某者以世爵操兵江上多縱爪牙齮齕商人府君移檄讓之弗悛府君列其狀上之曰兩淮鹽課軍國攸關而商者課之本也國家嘗愛惜之何意奸弁李某章某構結儀鎮大猾王東陽等以京掣爲寶山視鹽船作金穴沿江截詐慘害異常念京掣船鹽業經多官盤驗方遵給聖旨桅封豈彼巡兵所得過問乃該弁必每船給以小票方准開行是小票反嚴於聖旨也臣職在督鹺惟思安商裕國[illegible]知忌諱卽有疾臣言

而息有以中臣者臣亦不暇計矣上命府君自
按其事府君繫治諸奸盡得其狀贓累巨萬凡
四疏入告褫二弁職正東陽陳爾敬等二十餘
人皆抵法誠意恚甚間遣詞卒伺府君短長不
能得會十三年秋京挈險期誠意遂誣劾府君
府君奏辯曰操臣謂臣住浦七日一船未挈矣
念臣於八月初二日移住浦口即懸榜於初六
日放船止緣諸商畏邏卒之害不敢啓行臣念
課本所關不得不從衆展期於是移會操臣約

東軍士臣又每船給以禁戢布旂諸商始鼓舞
齊集於八月初十日開掣十五日竣事矣操臣
此疏只謂先發者可以制人殊不知從前勸買
小票與巡兵魚肉商膏臣不能爲操臣解也今
衆商受害冤揭盈衢在操臣恐揭外生揭欲臣
速掣乃各商則驚魂靡定寧遲勿速其意固各
有在矣總之臣按淮閱歲梗梗自持未嘗有一
事拂商情一介損商費此兩淮萬耳萬目共聞
共見者若有纖毫欺悖天地鬼神寔式臨之又

引病乞休雖再以溫旨慰留然而府君決意歸矣疏三上始得予告去之日淮揚商民鑄像劖石攀擁涕泣更甚于去天雄時爾時訪醫南下白門得栝園居焉已又爲武林遊買宅湖上留連浹月一昔念先大人甚卽束裝北歸居恆曰吾人出則宏澤被四海處亦當爲德鄉里閒然澤不及百世無以德爲也故因時有儲胥之令粲然欲上書毀家以甕安丘城議未就而病寢劇竟以辛巳之十二月初十日子時告終正寢

春秋財五十四耳明年四月二十二日葬兩水灣頭先伯父之墓次又四年諸生狀其行請督學使者崇祀郡鄉賢祠所著有奏議四卷尺牘八卷藏于家府君為人修肴秀目長髯偉軀丰采奕奕尊嚴若神且慷慨磊落有高眡終古籠罩一世之概少時自奉頗厚尤豪于酒及貴淡自節損無論日用澹泊即經行所部騶從共張亦不一煩有司也天雄三輔大郡府君綱紀六年兩攝府事兼綰沙麓澶淵二篆被徵之日輕

車就道囊鮮餘財兩淮鹽使者素負脂膏名府君於正課外無毛髮染撿運司積羨及贖鍰之在公帑者得六萬五千金悉助縣官及得請唯籠六鶴以歸謂所親曰昔趙清獻止以一琴鶴自隨余滋愧矣府君善歌詩然不恆作間有贈答亦脫手即逝未嘗存稿且書才天縱學大令學素師學髯蘇皆各各神似之病已甚猶以長公體書二十便面以寄先大人蓋絕筆也尤篤宗誼重名義明末出役煩苛當之者其害未支

邑令張公秦人性奇嚴率與人落落顧獨賢重
府君每叩所欲言府君曰幸依化日所得已多
何敢以私溷公門不則爲父族免厲役可乎張
公頷之是以終府君世舉族無以差累者辛念
菴先生府君比鄰也既卒無後季子初定搆家
難族人競往大名以其所居售之府君府君斥
之曰生前定交血肉未冷輒謀彼居室將令人
不食吾餘邪皆懜然而退更屬先大人卵翼之
竟得守其先業吾邑人士至今豔稱焉府君元

配王孺人爲同邑處士公克綏女先府君五月
卒妾韓于府君沒之次日自縊殉節小子貞雖
有爲後之誼而不敢稱孠子者以貞無他兄弟
也嗚呼先叔父之沒也先大人每欲有所詮述
旋罹喪亂悤悤未竟丙午冬小子貞始追承厥
志發意采訪家世舊聞亦漸次出獨是維揚宦
蹟湮鬱無聞心甚懼焉故于丁未之春決策南
下渡黃河臨大江徘徊淮海之郊者累月及詢
得一二故吏而亦已老矣乃爲道其厓略如此

壬子冬日敬錄成篇用備藁草以祈不朽於名
世鉅公唯憐而不拒則沒存之寵光與銜結之
感痛併之矣姪男貞頓首謹述

王周陽象贊 獨生南眞來

畸人之生如卉中竹磊砢扶疎臭味同族對以獨處目豈旁矚旁矚有時亦匪錄錄宗歷雲山清華水木背琴一張挾書一束頹然嗒然其樂弗告

二十七歲象自贊

今七十二昔二十七曾幾何時至不可識皃雖屢移心則常一戰戰栗栗守而勿失

端溪石子天然研銘

下巖紫石黃綠斑然襯手而潤如玉斯堅璞不盡斲聊存其天園叟晲獲喜動眉間結鄰匪暱抱眠咸顚用之娛老可以忘年

邛竹九節杖銘

産荒服邛崍谷形質異類昌歜履道坦坦足常蹜蹜

榆杖銘

東泉種白榆園叟截爲杖行散古城隈藉之以

自壯

桃竹杖銘

獨行一生晩倩女扶雖倩女扶獨行自如

山木杖銘

危則持顚則扶登山臨水女爲徒

風字研銘

風行水上渙爲文章寻嘉乃德日篤不忘

以研與兒在乙卯爲銘之

耕此石田誤我一生今以付汝勿似乃翁

貞憲先生閻公私謚議

竊聞國家有飾終之稱惟期克允鄉卹舉易名之典尤貴至公蓋號者功之表而謚者行之迹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乎巳名生于人由周而來于今為烈矣然其權自君上操之其例甚嚴故有為世名儒為朝遜老為吾黨師資而爵不應於令甲秩未協於憲制遂至絀其尊名之禮泯其表賢之謚君子傷之于是乎有私謚之舉雖屬變例寔闕勸懲其出于朝

廷則法勝而道存出於草野則道昭而法隱有時朝廷之是非反賴草野以顯著者良以太常考功之擬議或可以邀求得而閭師三老之月旦不可以僥倖致也前　奉直大夫　東宮講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丹崖閻公以丙戌二月二十八日卒於里第門生某某鄉族某某以公道德節義聲實著聞爰錫嘉名以闡懿行聚謀三句定謚貞憲先生公壬子拔萃貞獲同籍相知最深屬為之議曰公北海名家營

陵著姓質負異敏氣稟中和含章挺生介圭不飾少無子弟之過壯多長者之言試京兆而薦賢書擢禮闈而魁多士更以才望拔置禁林稱一代之醇儒漱六藝之芳潤纂修　國史羣推義例精嚴進講　青宮共說剖析朗暢抱以人事　君之誼不辭黃扉陳書矢爲　國薦賢之忠唯恐白駒興歎觀稼有作一時擅場鎖院得人千秋法鑒形爲歌詠登諸文苑而無慚凡有撰述列之儒林而允愜青熒鐙火依舊寒窗從

衡簡編誰知膴仕動息中乎規矩萬鍾何加步趨依乎準繩一介弗苟不與令公半面冐爲丞相埽門斯誠立節義之大閑敦直方之古道者也及其解組辭　朝角巾歸里經年不晤長吏數月不出戶庭惟以扶倫常化彊暴砥名行厚民風爲務秉志塞淵足輔彝訓守身純固可式浮靡後進單門獎成孔亟田畯野叟講禮惟鈞人驚名高已忘身貴矣抑且忠信根于至性孝友緜夫素履修譜牒以重本源設義塾以教寒

士濟祖宗之積累力崇先猷撫子姓之繁多勤督弦誦長君領解額遂翔步于蓬瀛羣從振家聲咸流徽于翰墨自非後人之昌熾曷徵大德之懋昭貞憲爲謚又奚愧焉於戲衆美難名偏端莫罄舉其一節足例生平玫之謚法純行不爽莫定也中正精粹莫純也恭儉莊敬莫禮也皆可以清白守節之貞縣之矣聰明叡哲莫獻也溫良好德莫康也[illegible]通理莫達也皆可以博聞多能之憲縣之矣質之門人曰允質之鄉

族亦無不曰允而貞始敢詮次之以信天下後
世云康熙四十五年春三月立夏日安丘同年
張貞謹議

請辭副娶

先室李孺人下世十七載未敢頃刻相忘以其爲貞歿也巳巳之冬貞以歿喪之戚煩冤結轖疽發於項前此里中以斯疾殞命者巳有數人孺人見余病作雖好言相慰而心知其無生理矣晝夜侍藥全滅眠食創旣大潰病勢益亟孺人勺水溢米不入口者又復四日故遇幼孫之殤嗷然一哭氣隨聲盡猶憶庚申夏秋間余染疫百日且絕而蘇病良巳嘗與燕坐語及曩日

余脫不諱子將奈何孺人曰予年幾半百兒女滿前萬一不幸亦不敢引繩咀藥駴人聽聞唯當閉默不食使氣血中槁相從地下耳至是果踐其言然後知今日之死智有定見非出偶然也當其葬時余尚在病中狀筆萎苶旣不能偘偘而言以動作者之聽作者或不體察仍以尋常閨閤彔正慈從套語敷衍成篇將使先室一段苦衷湮沒無傳矣在先室以死殉夫身之不卹名於何有若貞復冥然罔覺強顏視息則誠

爲負心伏惟大人先生略其細碎用古人單提一事之例俯賜鴻文俾貞藉此得以下見逝者即衰頹晼晚無能圖報子子孫孫應矢銜結於靡窮矣

讀漁洋先生池北偶談

長夏無營取池北偶談回環讀之三旬始畢於是歎先生之存心爲不可及也談獻一種固載前賢嘉言懿行昭示來玆郎談故談藝亦皆微顯闡幽苟有片善可稱必不使之湮沒弗著談得古人忠厚立言之旨從來說部之書多幸災樂旤以訐人陰私揚人中冓爲能事艮由一念刻薄遂爾形諸楮墨此等存心尚可問哉今觀此集曠懷坦衷止惡閑欲太和之氣溢於行間

使讀者心志怡愉盎然若陽春之入座隅也董子有云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似爲先生言之仁者必壽積善餘慶又何疑焉先生著述大氐如斯遑遑見人作序作跋不過欽其聞見之博洽服其考核之精當頌其文筆之高古而已青天白日之心事時人蓋未之知也愚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跋王內史三月帖

康熙壬午秋余游會城解后顧君幼鐵定交歷

山之麓與數晨夕談藝文書畫常至夜分一日出王右軍三月帖見示高古勁逸純雅可愛縱紙敝迹渝而猶搵入膚理其爲眞蹟無疑昔聞王敬美得大令送梨帖爲希世之珍每一慨念不勝色飛摩挲此卷足慰平生可不向虛空着想矣安丘張貞杞園書

題顧幼鐵文集

余游濟上寓甘露禪林值大比二東士觸目皆席帽之徒所論無非帖括衰朽陳人久與田父

爲伍視世間文字如塵沙積劫幾至無可置喙時顧君幼鐵從崑山來寓朝陽精舍東西相望不異鵲華之對峙每相過從輒促厀縱談娓娓不休見者亦不知爲何語也偶于案上覩其近集爽然神王愈讀而愈不能釋手然後知宿習難忘政如摩訶迦葉聞乾闥婆奏音而舞矣豈僅帖括家言不足移我情邪康熙壬午八月丙午牟山張貞題

題王弦蒲洗研小照

古人作畫必有意義至于寫眞或緣耆好或因寄託然後成圖未有漫然爲之者弦蒲雖在世冑寢食詩書游戲翰墨倩人寫照而以洗研名之觀卷中精神英發意態安閒種種飄逸出筆墨外大似米海嶽衣幘鼻自滌研于淮口時氣象恨無雅人如黃師是者亟以龍團二餅遺之耳

題王弦蒲墨菊卷

寫生花卉古有徐熙黃筌兩家徐以野逸黃以

富艷品地遂分前代以來得徐氏三昧惟沈石田陳白陽諸君耳然皆在壯歲以後故能老筆紛披饒有生氣弦蒲以終貫之年偶作墨菊超出模楷獨存神韻可稱散僧入聖詰兄周陽賞以一詩瀟灑閒曠不染纖塵獨是兩君以秦川貴公子絕去裘馬戢身翰墨兄弟競爽合爲摩詰一身衰朽殘年得親見之何多幸耶

題王海重萬樹莊圖

人有言人生不可無常產有則仕宦出處自

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危了伏臘不失氣節此言甚有味新城王子海重琅邪世胄工詩善書跌蕩翰墨別業一區近在城南考室種樹相羊其中因其景物各賦一詩遠近勝流競相屬和聯爲巨軸海重季父石丈盡擘其奇而發之于丹青墨氣鬱浡位置妍雅使閱者心神開滌恍若躡屐半園游目意中亭徙倚藕花居行散桃花堰泝沿秋水池酌鳳尾之泉卽桐雨齋而憩焉謝幼輿自謂一丘一壑而顧長康遂畫

幼輿於丘壑間斯圖兩得之矣因泚筆題其尾曰此海重之常產也其足以了伏臘而培氣節者不在是歟

題衛馨遠集印冊

余生平所見集印者不下數十家皆雅俗雜陳令人多恨以識真者少也衛君馨遠篆法既稱大家鑑別尤爲卓絕所集印萃一冊如波斯賈舶所載皆海外瓌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余昔服其藝今服其識矣

題崔子荆松下鍾馗。

陽信崔璞子荆所作鍾馗立松林中吝色端嚴神宇傲岸隱然有應舉未第磊塊滿胷氣象不必嚼齒握拳以車載鬼已知其能蕿野仲而殲游光矣此老素長山水及戲筆爲人物亦復超玅如此人固不易測哉康熙癸未臘日杞園老叟書

題程穆倩印箋

穆倩先生文章篆刻雄視百代擅名寓內五十

餘年矣以晚多疾病致傳聞異辭猶坡老之在惠州也余來白下得奉顏色見其精神煥發腕力增健話舊之餘面鐫數印相贈因打蠻箋用告同志不特見先生游戲人間有如碩果且可徵先生雕龍之技尚巍然靈光耳康熙辛未寒孟安丘張貞杞園識於厚書行菴

自題紀年印箋

僕質本支離性多偏者印章小道與寄尤淡拈古句以紀春秋共鏤金石秉名言以自怡悅奚

之詩文知命肇端于今未艾偶撿所積不覺盈帙放辭一箋流傳好事百年鼎鼎喜蒲柳之猶存徂歲堂堂歎晻嗞之易迫旣用自幸且用自儆云爾杞園老人張貞書於神臣軒

題蒼雲書隝

古屋三楹傾欹漫漶而庭中四檜溕蓋屈蟠蟲皮皺展樹閒有竹千挺凌風障日與青滿院皆希有也東坡以老檜爲蒼雲放翁以修竹爲蒼雲因以作額用志吾圃之勝云康熙巳卯夏伏

日杞園老叟識

題家藏舊琴

家藏舊琴已餘百年塵封高閣徽軫零落兒子在戊命工修之遂復完好持以請名顧道翁有言衆樂琴之臣妾也此琴絃上之音沖和疏越卽在絲聲中亦不失爲南面王字曰桐君似可無愧康熙壬午閏夏杞園老人書

跋朱子青所藏歐陽文忠公像蘇文忠公書贊

右歐陽少師像衣冠古雅神爽奕奕韓魏公謂其襟懷洞然無有城府者描寫殆盡眞如周昉貌趙倂其性情得之矣蘇端明自書所作贊剡軼之餘僅存二十七字已不可讀而結體蒼勁姿態橫生每一展閱覺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宛然在目可稱三絕子青讀書好古能鑒而藏之兩文忠爲得所歸矣康熙乙酉寒露日安丘張貞識於濟南芙蓉泉之邸舍

跋賴古堂印譜

櫟下先生于印章一道獨有偏耆不特于一時作者如穆倩師黃濟叔穆生諸子求之曾不遺力凡文士中有志斯道者必令奏刀得其一章半篆輒喜形于色積久幾至萬顆精遴之尙存數千奇麗怪偉工妙絕世所謂蘭亭無下品也先生官青州賓友欽集必出行笈所攜傳觀爲樂余每過從先生以其有同好命之審定甲乙然後登譜先生下世漸就散棄流布人間唯印本數冊而已清遠好古成癖得一本珍同琛貝

一日舉以示余且屬題後諦觀卷中所載皆經當日摩挲鑑賞象犀金玉尙歷歷可指慨念諸章不勝色飛是後恐此印本亦不易得矣清遠其善韞之

跋吳木欣戒誰迂談

士人集聚頗有義禮可談何至排調成風齒牙得利犯人忌諱訐人陰私一言而干天地之和一語而造終身之隙種惡旣潑流毒靡已木欣目擊心傷如負至痛爰著斯文以挽頹俗人安

各書一通縣諸齋壁苟能必信必誠自可寡尤寡悔寧僅如覩潘岳銅人之訓覽卞蘭座右之銘而巳哉康熙壬午正月上日杞田耕者張貞書

題　顯王所書佛日高懸扁後

心園上人爲寒輝大師法孫詢求正教遠涉長安　顯王殿下嘉其梵行錫以雲章蛟龍炅纏照耀今古敬用懸之精舍眞可永鎭山門矣康熙丁亥夏伏日張貞謹識。

跋所書蘇長公十八大阿羅漢頌

先君臨坡老維摩贊最爲合作聞在邑子某所余百計求觀弗許憒懣之餘因書羅漢頌一冊付兒子在乙收藏蓋以字畫雖有妍媸而自子孫視之則不當分優劣苟能謹守他年欲覽取之篋笥已足或不至如乃翁今日爲人抑勒也康熙壬午十月十日杞園老叟識時年六十有六

題所鈔鍾退谷先生家傳後

往讀譚寒河集言鍾退谷作家傳每一傳成令童子越郵二十里送觀觀已復持去爾時余方敦譜事念退谷具清浚之才其爲自家文字必能免俗故亟欲覓覽及訪其爲何集所收竟無知者後友人馬君三如言此載彼遺稿中舊有藏本惜亡弟原思持去不可復問矣爲之悵恨者累日今年冬見原思長公雲聲家奴子挾煙熏敗帙用以夾刺取閱之則退谷先生遺稿也

意氣不覺歡動然止首冊所謂家傳者仍不見也問其主人則久客吳興歸期杳然又爲之悵恨者累日亡何雲聲抵里門急往索其全帙快讀數過命小胥鈔之夫一書之見與不見亦何與大事乃欲問之而不知其何名欲見之而不知其何在更復紆其塗徑遲之歲時使不遽得一似鬼神笑余之好事而故爲顚倒者若沮其始而不靳其終又似憐余之誠矣因思人苟能辦一誠何事不可自致寧僅區區之一書也哉

題陳健夫濟南雜詩

陳子健夫家於燕京所居爲西峯草堂雖近闤闠而地處幽僻西山突起直壓屋上及開北窗下臨菜圃彌望盡柔藍淨綠如方罫如僧帔豆棚瓜蔓恍入郿莊坐卧其間不復知十二衢中有軟紅塵十丈矣健夫意猶未足聞有佳山水必褰裳赴之尚在壯年寓內名勝游覽殆徧所在有詩以昔人有濟南山水勝江南之語戊子秋日決計來游歷山濼水金輿鵲湖各以詩紀

之取境愈老興寄彌深讀者謂不減太白之于
姑孰少陵之在夔州也昔人稱詩文之佳者謂
得江山之助稱山水之美者謂得名人之題詠
而益彰以觀健夫詩藉山水乎山水藉詩乎必
有能辨之者康熙戊子寒露日七十二老人張
貞書於蓮子湖干之寓舍

題孫謙夫家問錄存

昔人有言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敬其父祖敬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敬也余讀斯言于孫君謙夫有深感焉尊甫裒山先生于家爲醇儒于朝爲名臣入仕以來心存致主無暇內顧家門一切盡付謙夫謙夫既肩重任不得常侍京邸家問月必數至皆詔以立身接物之方握算持籌未嘗犯于其筆墨也謙夫既兢兢守之一步一趨恪遵庭誥閉戶

讀書自致通顯與之交者如飲醇醪不知其爲
秦川貴公子也謙夫暇日屛當篋衍得手札五
十餘通錄之方策朝夕捧誦如承提命使世之
爲人祖父者盡如峩山爲人子孫者盡如謙夫
一門之內愛敬之心油然而生世豈有不興者
乎歎羨之餘爲題數語于後安丘七十二老人
張貞書于濟南旅舍

題徐生冊子

法書妙墨賴石搨以傳精其技者雙鉤廓塡下眞迹一等然非俗工所可措手故鍾成侯戴居士所書皆手自登石近而趙松雪之子茅紹之文衡山之子章簡甫二公有書非二君刻之不快也吾邑徐生梅鄰好讀書工鈒鏤余久耳其名庚寅春謁余于家偶出拙書屬其摹勒波拂鉤磔不差豪末余書雖遠遜趙文徐生之視茅章則固未嘗有媿色也生年未四十其技已精

如此使再假數年鍾與戴不難至又何茅章之
足云

增修青州府志序 代

維兹青社地居少陽古爽鳩氏治之禹貢稱海岱惟青州嵎夸既略濰淄其道又曰萊夸作牧葢合登萊濟南而言地亦遼闊矣至周以營丘封太公爲齊國後寖兼并遂奄有青土秦滅六國乃置齊郡是時地輿尙未分析至漢始割青州西境爲濟南東境爲北海齊瑯邪千乘東萊五郡而古青州之域不可復攷矣今青州雖爲

古青之一隅然在天爲虛危之分野星曰元枵宮曰寶瓶辰曰子在地爲齊之故墟其名山爲沂爲琅邪爲雲門爲蒙爲朐爲艾其巨浸爲淄爲澠爲沂爲沭爲峙爲巨洋其地險阻其民闊達其利鐵陶其穀多稻麥其煩劇冠六郡治之亦不易矣康熙巳卯余承乏來兹夙夜匪懈惟不克勝任爲懼每念郡邑有志猶國有史纂輯文獻非吏治末務也然受事伊始機務殷繁未敢及此閱巳丑幸遘中丞藩臬咸名世鉅公教

養堉植而觀察白公振以文治四境蔚然因獲餘暇撿閱舊志知其昉於前明嘉靖修於萬曆今上癸丑前守崔公復續爲之迄今已垂四十年及玆不作十四國無信史矣乃屬筆於待詔安丘張君明經壽光安君郡邑諸博士亦有事其間遂潰於成是役也事繇獨肩未嘗以煩屬邑壬子以前悉仍舊觀癸丑以後采遺聞作傳紀正訛補闕剖疑索隱寔分局者之功而別立凡例裁定可否總論顛末余亦與有微勞焉誠

以星野志矣後來之禨祥宜續也山川志矣後來之封濬宜續也古蹟志矣後來之題詠宜續也沿革志矣後來之興廢宜續也戶口田賦不可忘其登耗風俗教化不可忘其淳澆志祀典而功德以昭志職官而執掌以著城池官署可徵勤惰聖蹟先賢可徵效法忠義孝友以篤人倫卓行列女以礪末俗志非徒作續敢苟且哉初志成於馮海浮先生後志成於鍾龍淵先生二公皆一時人傑其記事也辨而覈其修辭也

詳而莊草剏潤色裁正銓次各得其人洵云良史矣余則稽事載典章往詔來不俢前人無廢後觀使四十年文獻不至湮没弗傳於以昭聖世文明之盛版圖之宏麗以待采風者故不敢不公且慎也至於末學弇淺咨諏之所不逮綱羅之所未盡焉則以竢後之君子

後竹梧書屋詩序

餘杭西湖擅天下之勝山廻水襲風氣駘蕩漢唐以來通儒名賢含章挺生而秀傑之士文競以筆墨相高故往往多清淑明麗之詞余少日曾游其地上下兩峯徙倚六橋湖波激盪山靈恍惚顧而樂之且乘暇日登臨矚望裴回太息慨吳越之霸圖尋南宋之故宮諸陵之陳迹酒酣浩歌聲揺江水幾不知其置身何所矣因念余以潦倒書生游屐偶涉古今興亾何與人事

而感傷若此況乎居其地者山水鍾靈風俗湔染如我念倫龔君者哉蓋君少負異才性復好書尊甫先生來守膠西君以翩翩佳公子珥筆相從趨庭之暇退而以文章自娛詩歌尤中律呂余前年嘗見數篇已爲心折今復得其全集讀之如見大廷禮樂聲容儀器備極盛美良以君僻耽佳句遇素屏團扇僧窗驛壁所至成詠墨未及燥士女萬人爭相傳誦余觀今之詩人好作五七言近體樂府絕句心知其故者已不

易得剏長篇歌行乎乃其集中古詩居半其諸
近體窮究聲律精研風雅無容悉數以古詩言
之鍾記室謂李陵出於楚辭。陳王出於國風劉
楨出於古詩王粲出於李陵者君皆兼而有之
風揩穠厚横絕衆流凌獵千古一洗近代窠臼
每一吟咀輙令人低徊不能去以觀于君尤有
異焉者離山水奇麗之區游於東海之濱洪濤
瀾汗萬里無際潮汐之往來日月之出入咸足
開盪其心胷震驗其耳目無惑乎其詩雄渾旁

薄挾天風海雨之氣較前日之清淑明麗又進一格矣然余于此更有進焉者讀君之詩知君之才寔爲一時偉人非山巔水涯所可掩蔽留滯者將見發之弦歌以薦郊廟作爲銘章以刻鼎彝然後極文章翰墨之用余亦可以自詡其人倫之鑑而不僅于區區聲詩附君知巳之末也巳康熙辛卯小暑前三日鶴亭張貞元叟序時年七十有五

壽光王氏族譜序

康熙巳丑冬余以郡志之役客寓青州壽光王君宗海纂修族譜旣告成事不遠百里來請弁首之言時余方考次十四國之故典知㟙顔巨洋之間山秀水清往往多高門巨室紀亭王氏其最著者也聚族城北五十里名寇家務後枕滄溟前臨巨淀風氣鬱盤物象豐潤炊煙相接家自成邨可謂盛矣宗海告余曰以吾宗之繁也舊有譜諜以紀族姓明季兵燹城郭丘墟家

室板蕩東西奔馳迄無寧晷簏衍圖籍尚可問
乎爾時予在童穉不暇究詰惟付之浩歎而已
今年逾知命運際熙洽不及此而有所纂述展
拜先壟寔切慚惶欲沿流溯源總爲一譜恐族
繁人衆考稽弗詳遺憾彌深矣故先即本支爲
小宗族譜亦先河後海之義也吾祖海風公諱
某儀觀甚偉內行淳備與人交從未有一言相
競處事能傅禮義教家先立規模訓敕子弟惟
制行讀書嘗曰兒輩能列庠序著聲塲屋吾願

足矣丈夫子四長毓秀次毓琦次毓珍廪生次
毓璋字琢如吾父也舊居城西門壬午冬北兵
圍城諸父皆從縣令分堞捍禦及失守衆皆驚
竄吾父獨往省祖父母抱城頭所懸鐙籠以下
縋斷墮地竟得無恙人謂孝感三兄皆以敦厚
退讓爲業不入時趨宗海之言如此徐詢其鄉
人鮮不謂然且言宗海同產兄弟三人宗海長
也慕府叅軍扶義倜儻修然自下遠近之言長
德者無不奉爲職志焉次澄國子生次治早卒

宗海丈夫子二長光祖歲貢生次某國子生皆以文行世其家以余所聞與宗海所言者合而觀之本支之統系不章章著確哉又考其族雲仍于指堂搆播畬有名夢麒者明經高第策名天府有名桓者致身鼎甲簡在帝心其他之儒雅糾桓為時敬仰者指不勝屈矣余謂世之言姓氏者皆原于世本公子譜二書然二書寔出春秋左氏傳左氏有言先王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此宗法之所繇昉也隋唐而上修撰

譜系代有專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藏之祕閣昏因遷舉互爲考證事綦重矣五季以來法始大壞降至輓近不可復問矣今觀斯譜原始要終類族辨物其親則天其倫則人其情則洽而法則晳讀之而敦睦之念有不油然以生者乎將由小宗而大宗自本支以及疏屬譜局明而昭穆敘彬彬彧彧贈刀之遺休樹槐之餘蔭將復振於今日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學臺黃公壽序　代

今上誕敷文德浹洽中外海隅遠裔莫不欣欣向學而聖天子尤加意作人遴選督學多出金閨名彥甚盛典也歲在戊子大興黃公以侍從近臣親承簡命衡文山左公當終賈之年榮登甲第纂修蓬禁掌教成均載筆螭頭傳經殿陛異恩洊至旋陟上卿鵬翼天風烏能量其所至哉且高居

首善濡染家學三世中丞珥貂累葉金昆玉友竹擬巍科其內爲伊周其外爲方召者不可僂數一門貴盛莫之與京矣方公之蒞二東也逢掖子衿聞風慕化踴躍鼓舞喜色相告曰我公之在翰林所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者吾黨小子何幸得奉模楷身受甄陶耶公甫下車屏猾胥絕請謁須條約勤課試以元音大雅爲文衡以三物六行爲士的齊魯人士旣已服教畏神不介而孚矣始試登郡次及東萊又次及青率

先示試期不爽時日使寒畯無待次之苦而公則手不停披十行俱下焚膏繼晷親定甲乙復進多士面爲訓廸雖單詞隻行或有微長卽擊節歎賞贊不容口抑且愛惜人才不輕寘一步等善善之意浮於嫉惡古稱忠孝之人持心近厚惟公有之矣故凡受公之拔擢者心知和樂卽被公之抑置者亦皆慚悚思奮遠近之人情既已如此一時文武諸君曁諸司校見公纖塵不染有素絲白璧之清操秋毫必察有氷壺玉

鑑之雅度春温秋肅無非元氣之絪緼陽闢陰闔總爲太和之流布於是慕公之澤感公之德値公初度欲効祝嘏不遠千里貽牘天中索灝曼辭灝曰余亦東人隸公宇下談經鶴禁先後同官知之爲溪公之未至也讀其文章則著作之司馬子長也其既至也佩其教誨則好士之歐陽文忠也即累數千百言猶恐揄揚之未盡蕪陋之言其曷敢惜故爲書其大者如此此公督學之善政已足徵仁者之壽異日者帷幄絲

綸彌贊密勿則我公之壽國壽民自當與日月
同其升恒山嶽同其堅固矣若取安期初平與
公絜長比大又豈區區頌禱之微忱也哉

學臺黃公政績記

大興黃公之銜文齊魯也聞
命之初薦紳大夫郡邑守令以逮校官弟子競相聚而賀曰吾曹得天矣蓋公生當斗極之際篤鍾間氣漸染家學自試諸生上公車所肄程式文已不脛而走四方其舉禮部擢鼎甲也寔出新城王阮亭先生之門說者謂不異歐陽公之於蘇端明曾南豐諸君子也公平日孜孜好學博極墳典旣入中祕幾無書可讀詩古文詞

上者薄七雄迹先秦而𤰞羊乎西京之圃凡詔
誥制敕
朝廷之大著作皆出其手至月露之掞筆與墨
池之流潤足以黼藻一世者特其餘事耳且爲
人恂恂長者卽之如拂和風如沐甘雨問其取
與好惡則又嶷然斷山矣故山左學校需人我
皇上念一時殿閣諸臣才望無出公右者遴擇
而使之
天語慰勞錫予便蕃進秩上卿匪其事權雖職

司教化已隱然寓公輔之望涖任未幾搢紳衿裾復相聚而賀曰眞得天矣艮以公起家貴盛從容館閣未必屑屑細務況陋規已久旁睨而環伺者恣睢閃倏不一其人公見而洞悉其隱片言立決人無匿情遂不敢因緣爲姦以試期尙遠先行月課之法吾鄉公車之業多醇雅有方幅今或流爲輕俊公所拔必通明經術不詭於道者不然卽才而奇不錄也於是多士始知止始之所在而趨向之文體爲之振公尤篤

讀畫齋

內行以太贈公之不逮養也事太夫人志物咸備士林稱之平居晨起必肅拜先祠即持節遠出亦載主以行出入必告朔望則參兄弟皆官於朝不獲尋風雨對牀之樂家問月必數至情話娓娓無異面覿然後知公之忠君愛士皆由孝悌推而廣之者也公敷政踰期歲試既周清操益勵聲蹟益隆可謂始終一節矣搢紳衿裾更相聚而賀曰我公爲政若大鈞之轉化造物之甄陶吾徒得天誠爲厚矣公每

欲按部必先期檄示試期某日某邑不爽銖寸寒士無需次之苦所得試卷盈箱堆几深夜掩關朱黄甲乙炳燭達旦未嘗告勞試之次日照陟定矣殿最差等莫不心折歡聲雷動稱我公神明其閱卷也見一佳句喜形於色得一名篇如獲重寶公務寛大多所優進苟以非義相干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其于下駟多寡不等令其自新深得古人忠厚遺意閱卷既畢進士子于庭以原卷示之復與攷問學業談說稅文凡承

誨廸咸陶然意得昔之所謂齗齗者今見其欣欣矣衡文之餘詢求先哲凡隱淪長德文章鉅公采其行事祀之瞽宗訪其子孫施以惠澤不使名德之後流於樵牧孝行節烈卓然可見者匹夫鰥女必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以示激勸其遇搢紳莫不加禮有涉于師資友誼者倍親愛焉尤重文學聞一操觚之士必折節下之未嘗問其爵秩也其於所屬諸博士衡以肅括將以惻怛念其不腆之奉不足供伏臘卽爲之代謀

朝夕不嘗其自爲規畫也司訓戴君不幸疾病以至不諱湯藥之資襚玲之需及輿櫬之費悉取足乎公逮下有恩皆此類也公之功德章章在人耳目者如此此齊魯之搢紳衿裾感公之切戴公之深件繫政蹟以質于余余亦樂得而頌揚之者也竊思公出自禁林夫禁林爲

朝廷儲相之地薦賢爲國又相臣事也用以試公而公卽爲之培元氣興禮讓彬彬師師開鴻昌懋明之業公之經綸已見一斑矣

天子視天下才皆其才天下地皆其地夫安得爲區區齊魯計又安得爲區區學校計欲爲生民謀久遠爲社稷卜靈長端揆一席舍公其奚適哉謹記之爲異日券公名叔琳字寬圃辛未進士

贈公李府君傳

安丘鉅族最峯山之李贈公諱沁者贈戸部山西清吏司主事諱完之曾孫嘉靖已未進士歷知西安大同兩府諱選梧之孫而處士諱三祝之子也字水心別號慎齋太守公潔廉自好恥與時相俛卬與上官一語不合輒投劾以歸清白所節子孫至不能謀饔飧公方以爲憂一日遇黃冠于途孰眎曰覩子之相非富即貴然不能兼擇之在子公亦自思捐數年之勤可無憂

貧功名非所急也于是去儒而業耕郿北得地若干畮磽确甚或曰不虞唐捐歲月乎公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種播耘耔收穫之法夙所便習又能與臧獲同甘苦向之瘠土皆化沃壤旦夕饘粥外稍稍具室廬伏臘之費矣又出其餘粟以時消息之不數年拓地數千畮驟起而埒素封堂上菽水旣不煩兄弟故皆得專其力于學長兄潏園先生著聲庠序弟爲吾外舅養徵先生與崇禎癸酉公亦發憤激昂復

理舊業一試而青其衿再試而居高等以示特不為耳非真于此道河漢也公篤于內行事父母無違色友于兄弟庶母弟渥生而失明公曰盲于目毋使其盲于心也為延名師手畫字形以教之久之闗節開解疑義盡析遂成通人焉父遺業頗腴悉推與之語人曰吾兄弟粗能自立固不需此蓋讓產而不欲居其名也尤好為德於鄉里即宗戚中壯有室没有歸孤寡有衣食其半皆於公乎足江南張君甫携家游學公

爲之適館授餐遂終其身病則醫藥之死而棺歛匆靈一無所恨且忠誠樂易無少長貴賤接之必以溫和凡有一面人人自謂得公歡也晚年料東篋衍子母劵不啻千金悉焚之曰吾不欲使鄉人見我有愧色也元配黃孺人與公齊眉一德郎佐公起家者丈夫子六人其昜其昪其旻其昜其暈其昂女子子一人適王氏以節顯孫男二十有五人曾孫男三十有二人雲孫男廿有四人孫曾男女幾百人卒之年七十有

五餘二十年以少子其昂貴贈文林郎中牟縣
知縣又三年郡邑守令釆士民議祠之學宮
贊曰公奮身田畮積纖累微始致饒裕然知爲
生之難必重棄財如陶朱公之謂長男者而乃
輕貨利樂施予盈函之券盡付洪鑪急難來告
未嘗以無爲解鉅公長者洵不可以恒情測也
因思公壽考令終子孫逢吉既顯融於生前而
螭陛絲綸宮墻羹豆復揚煇於身後天之報公
不爲薄矣嗚呼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諒哉

清故文學曉人李君墓表

烏乎曉人沒而吾妻之兄弟盡矣吾妻兄弟予及見者三人其二喪於吾妻未卒之前吾妻卒時僅一曉人在耳予以老年失耦窮民無告每悼亾傷逝憂從中來輒訪曉人共談往昔以消抑鬱而今已矣情則何堪常欲操觚管紀其遺事而中心寸折遂不成篇曉人下世已十有三年介子慳來求予文以表君墓其意良以予年開八袠衰病侵尋過此以往恐無復有知君者

矣其何忍辭君諱其曉字曉人曾祖諱遷梧嘉靖巳未進士歷官西安大同兩郡守載郡邑志高士傳祖諱三祝父諱涵崇禎癸酉舉人卽吾外舅養徵先生也丈夫子四君行三七歲就外塾從師受書以頴悟強記稱乃年隃舞象始補邑博士弟子員吾外舅天性寬仁卽子姓亦不忍過督君恪遵家訓未嘗爲佻宕之習父卒益自奮厲讀書別墅去家幾百里數月始一歸省其於文章巳追琢有聲實甲寅三月母辛孺人

無病而殂君狠狽奔喪擗踊號泣哀慼行路晝夜伏處苫塊跬步不敢離繆幕也自是而隻於人事經生之業亦少䟽矣漸留心諸子史尤精于地理星命姑布方朔之術以至安弦擊筑種藝諸技亾所不諳習且賦性便捷智如彖棘用之不窮與人言茹吐軒輕譚諧間作偶舉一事機鋒側出描畫鬚眉無不曲肖四座解頤過其齋居庭花秀野棐几無塵山巔水涯得一樹根木癭手自削斲頓成佳翫居心坦易善氣親人

一語相合輒出肺肝相示其或加以橫逆雖利勢隆盛亦必奮起而與之爭卽僵仆無所避也嘗爲一蠹胥所撼揄君卽徵之聲色爲其狂噬致結大訟兼之連年喪葬經費不訾家亦漸窶亟從人稱貸以鹽子錢積久幾踰千金君皆挫產以償寡嫂孤姪不以毛髮相累也君家中落然好行其德叔父澤九公歿無子卽以第三子悟爲之後從子懔幼失恃且先業零謝君收卹于家制產授室等於所生長兄幼弟童年蚤世

君恐其湮沒無傳皆屬余爲文刻之墓上其篤于內行如此王相塒者孤貧流落傭于君家君見其手錄魯論一册字畫端謹知其可教命與諸子同學舍資以膏粥完其室家竟游郡庠稱名士焉萊陽賫夫某以家難亾命安丘君詢知爲年家子養于家爲畢昏娶此又其由內行推而廣之者也君以順治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以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卒春秋五十有五卽于是歲十一月十八日葬于下坡邨東八

珠山麓先塋之次娶同邑王氏暨娶日照安氏有子五人愼庠生娶馬氏愰庠生娶周氏張氏愔太學生娶劉氏出孚恫娶劉氏李氏恪庠生娶韓氏女子二人適馬庭筌太學生劉紳燦孫十一人學廉學勤學儉學篤學厚學謹學醇學約學亮學健學遜孫女十四人烏乎書之稱君陳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君之平生眞無負於斯言父母兄弟間旣已送往事居敦篤誠信矣又且賙䘏親鄰燮利及人無非仁心爲質也最

可異者君之子惺和氣熏染純孝成風當君病革惺抱持哺飲食昕夕不懈痰悶煩燥臥不怗席惺兩手擎之使得一寐其待諸弟共案同被人無間言故遭冠虎之䍷羅織鍛鍊大獄將成時見鬼神默相擁護匪僅入夢謦欬有明徵人皆以為父子積善之報故牽連書之予既論次君之事行使劉諸墓上感念亡妻若在初沒不覺老淚漬紙又何文之足云康熙五十年龍集辛卯立秋日姊夫張貞表

清故禹城縣教諭體昊單君墓誌 并銘

吾同年生單君體昊以康熙己丑七月朔日卒於里第將以庚寅十一月六日葬於城南之合兆園諸子具狀請銘隧道之石憶昔壬子之歲有

恩詔選諸生優學行者入實辟雍督學楊公以君名充賦予亦濫竽其間籍中百二十九人倏忽閱四十年今之在者蓋已無幾而君又沒且歸窀穸矣循覽今昔棖觸而悲其忍不銘按狀

君姓單氏諱公稟字體昊別字礪坡其先江南鳳陽人明洪武中五十公者始徙高密歷八世至奉政公諱永逸封戶部山西司郎中是爲君曾祖子戶部公諱崇舉萬曆庚戌進士戶部山西司郎中子文學公諱爻臺爲諸生祭酒即君祖若考也有子三人君居長幼丁改革流離兵燹轉徙膠西爻母不暇顧覆飲食臥起僅寄之阿保而已亂定始歸家室復完方欲從事詩書之業而太公見背承源家學恪守退讓見童項

領外傍狎至且覬其紅朽人人思漁獵之時君
年甫十四即能獨力搘拄時其柔剛卒使家業
危而復安得潛心問學外艱服闋出應童子試
裒然補博士弟子員旋進食學官廩田園易葺
悉寘不問讀書城南別墅文日益工名日益著
然大試輒北最後壬子僅得中拔貢之選甲子
丁卯兩薦京闈皆僥得而復失乃慨然謂一命
亦足自効何必斤斤以科第為謁選司訓清平
君為廣文不以官冷少自假易敦名行崇科條

危坐抗顏頌禮詳明念淸邑荒僻人不知書擇子弟之苕秀者四十人館於明倫堂左右齋房寒鈔暑講無間昕夕曰吾居家教子弟居官訓弟子未嘗異視也督學劉公科歲兩試釆芹食餼皆出其中丙子丁母張太夫人憂禫除後補茌平值歲大侵

上命蠲賑茌令以君素具綜理才請於臺相與分任其事君亦欲緣此少自表竪溪郁倚郭親至拊循檢其盈虛詳其多寡必不使一夫失所

致孤
聖恩也其經濟之可見者如此戊子除李太夫人服復出而司教禹城人謂君年及耆艾兒孫扶繞城南別墅小有田廬幅巾藜杖相羊其間亦足自老何必役役風塵戀此雞肋哉君笑而不言葢自念性不偕俗莅莅宇宙孰爲知已故雖生當伐閱常有潘安仁跼高天蹐厚地之歎不得已而思荒遐自屏求如漆園所云枯槁宗莫無何有之鄉者居之有懷若斯誠非乇人所

易測識矣是年秋第四子居安舉於鄉人又謂君績學力行屢困場屋不于其身而于其子造物者能無意乎君則志迄不衰方擬萮綀揣摩爲辛卯決科計乃竟悠悠忽忽意不自得抑鬱結轖以至大故年僅六十有七也悲夫君配李氏靜默有壼德康熙二十六年卒葬城南之阡至是啟其竁而合焉子男六人長知宜縣學生次懋官國學生候銓縣丞次研冀府學生次居安戊子舉人次貞定縣學生次養邃尚幼孫男

十人清榮清益清堅清旦清隨清詵清舒清爽
清衡清陶孫女七人君內行淳至事父母以孝
聞與兩翁備極友愛兩翁被欺爲子錢家所困
君一一代償損及橐裝弗計也性恂恂無少長
接之必以和易或加以橫逆亦不與校惟課子
孫朝夕誦讀兼教以儒素敦厚君尤嗜書靡所
不覩即不以疾病廢屬纊之日猶手一編則其
平日可知矣烏乎觀君之行不居然盛世士大
夫風耶是宜銘銘曰

綸綰半通人謂未豐我獨不然知君濬裘于越
出匣欲試其鋒廣文官冷聲蹟攸崇貝丘視阿
爲士君宗荏山阻饑惠洽困窮孰非王事經濟
可徵云何示疾解組歸東老成零謝人物遂空
有十式穀尙旣前功

畫象自贊

康熙甲戌予年五十有八江南徐子長青爲予託顏僅成面首匆匆別去徐旋物故辛卯四月東武劉子珺補寫衣冠始爲完人自作八韻贊之則五月二十五日也七十五老人張貞識

煌煌前烈不絕如縷陵谷密移獨力撐柱如遠游傾身結友每顧厨之開聲多定交於杵臼時手一編晦冥風雨遁迹淳于自刻益苦或居杞田以著書或耤叟肆以考古欲知圃叟之平

生庶幾於此其可睹

漁洋先生邛竹杖銘

九折之坂邛崍之谷翳薇巖阿幾枝修竹負雪含風磊砢節目斫取青光聊存太樸杖不於朝而返初服浮游消搖看松步壑

辦竹杖銘

已丑冬日游馮相國偶園見庭中辦竹斵得一枝作杖遂銘之曰

不繩而直不規而圓𥶇斕其色產乎泉相教慎出入莫近葛陂前恐化龍去尾宛延

紓竹杖銘

王濤遠懸居之前紓竹一叢甚茂其飽霜雪者斫取一枝爲杖乃作銘曰

我之蔓子也以曲人之憎我也以直迴邉曲直

之間心竊有以自惑

扁竹杖銘

丘陶仲斫鐵園竹寄予作杖兩石相夾而生形質特異以植根鐵水上故常溫潤而澤也

石壓斜出厥首掀掀襯手猶潤帶鐵水痕

籐杖銘

野壑枯籐伴我幽尋御風泠然飛空無迹

勉厚堂五簋約

盛饌變色爲相敬也蔬食必飽爲相愛也聖賢皆然況吾輩乎物力有限儉德當崇擬法古人二簋用享每食四簋之意斟酌時宜再加其一且知已相聚原取歡洽非徒餔啜即爲餔啜計五鼎之奉不爲不豐何必羅列始足稱豪會數禮勤物薄情厚我既易於待人人亦易於待我矣

題鳴楸圖

鳴楸圖無錫王仲山先生爲海野黃公作也且紀以詩時嘉靖戊戌迄今已一百七十有二年矣暇日向其家求之命兒子在辛戲仿其意存吾邑故事焉康熙巳丑夏至前五日杞園老人張貞書於杞城之峽雲籠樹樓

跋馬殿虎和陶詩

此殿虎郡試之作也郡伯鮑公取冠多士且謂爲清遠淡逸五柳後身一時服藻鑑之精余讀西清詩話淵明意趣眞古清淡之宗詩家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殿虎詠其意能得其神理遂爾擅場自昔學陶者王韋之後復有二蘇今殿虎諸作竟與四先生爭座矣能不心折庚寅祠竈日七十四老人張貞元叟氏書

跋拄杖十銘

陸渭南嘗自謂有拄杖癖余亦雅意好此或得良材摩挲拂拭不忍釋手間題以銘積久遂成十章兒輩無知漫付剞劂流傳同志恐以好事相笑頰放翁在前差堪解嘲耳康熙庚寅長至日七十四老人張貞元叟識